

王泰融 著

天堂手记

一个画家的古格王国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天堂手记

一个画家的古格王国

王泰融
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手记：一个画家的古格王国/王泰融著. —

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3.11

ISBN 978-7-5133-1345-2

I. ①天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3143号

著作权登记图字：01—2013—7031

天堂手记：一个画家的古格王国

王泰融 著

责任编辑 汪欣

特邀编辑 袁静 马秀琴

责任印制 付丽江

装帧设计 韩笑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
出版人 谢刚

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刷 北京东方宝隆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00mm×990mm 1/16

印张 16.25

字数 8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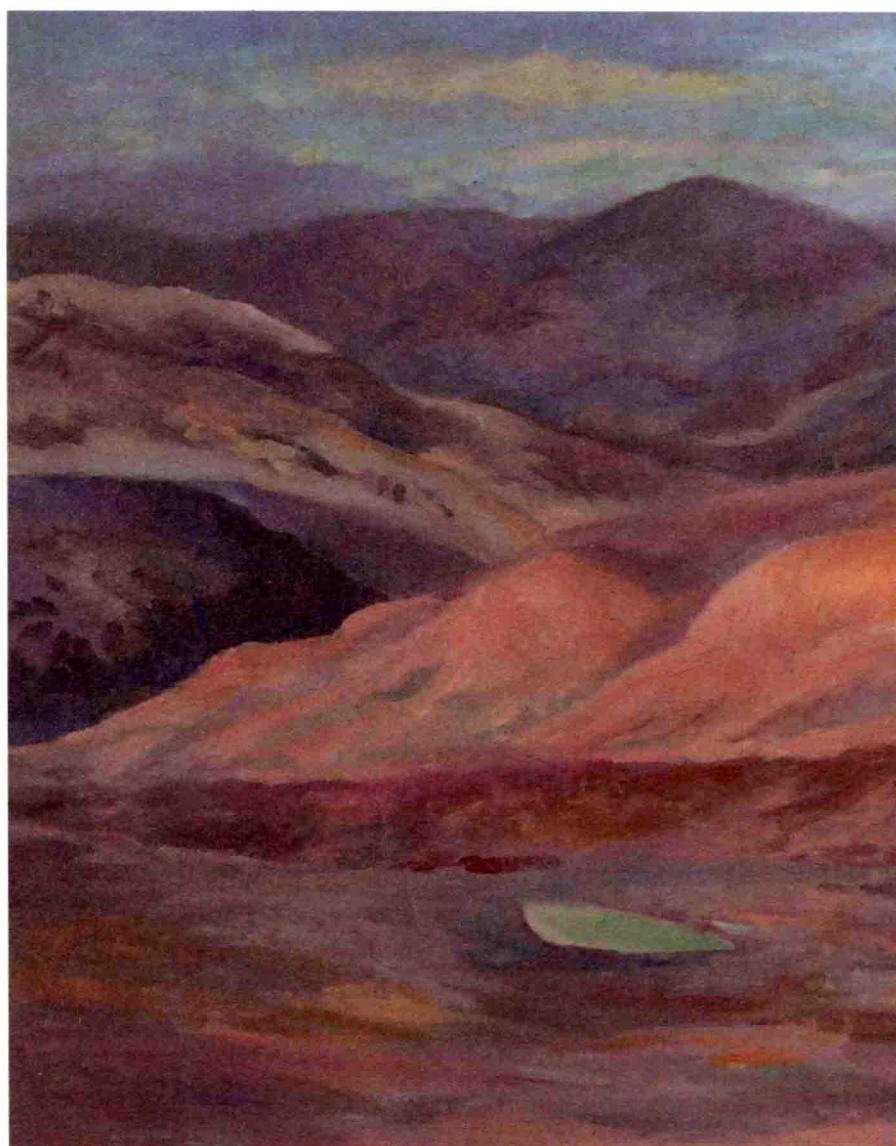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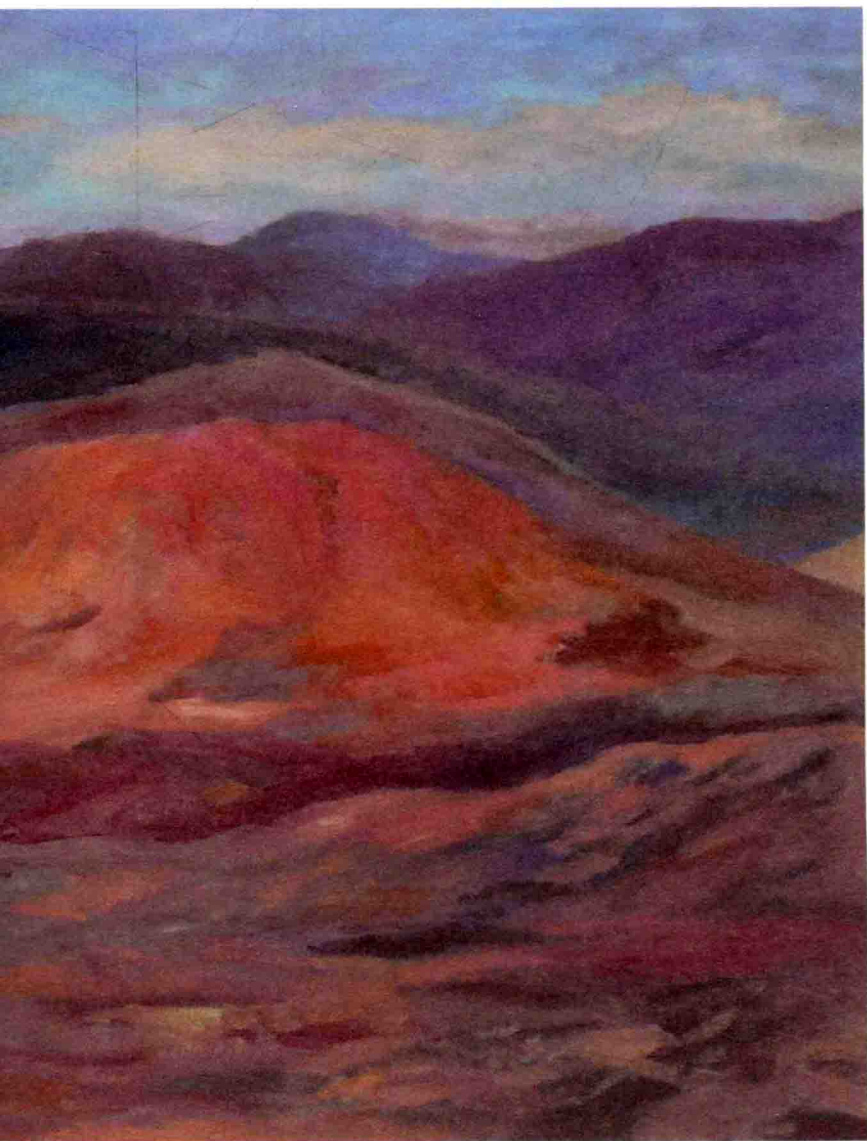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133-1345-2

定价 49.5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。





目 录

自序 我在寻找什么？

1

前言 我永远忘不了

5

第一章 朝圣之旅

7

第二章 梦回古格

93

第三章 独行天涯

221

后记 天堂的颜色

241

我在寻找什么？

二十六年前的一个炎炎夏日，这个独自北上的高四生突发奇想，鼓起勇气走进师大对面的画室，说自己想要投考美术系。那时已是大学联考的前夕。

老师收了学费上了几堂课后，才弄清楚状况，想这家伙大概会知难而退吧！确实，不久就证明了自己的异想天开，于是脑海里又想起父母说的画画会穷途潦倒，妻离子散……

将学费拿去偷学画已不是第一次了，喜欢画画成了我的原罪，好像注定要让自小穷困的父母担心一辈子似的。它像诱人的禁果不时引我怀想，直到终于上了政大社会学系，“有了交代”了，没人管得到了，可以放肆地玩个够。对新鲜人而言，什么活动都感新鲜，举凡歌唱、话剧、现代舞、球类运动等各种比赛无一缺席，玩疯的结果是两科“死当”的命运。为了一雪前耻，大一下不但乖乖念书，甚至还打算出国读个博士，以后当个教授“光宗耀祖”。

学校的西画社团叫“采虹社”，兴冲冲地找到了四维堂旁的教室，却几乎被挤出门外。人太多了，每个人站在画架前，手伸直直地，架势十足正画着石膏像，连我站的位置都没有，也没人理会被当空气的新生。后来只好去了“丹青社”，画水墨的人少，来了个男丁，就成了宝，很受欢迎。不久我就忘情于画画，“王教授”（同学的笑称）只当了一学期就不干了，教科书空白的地方被我画满了素描，一有空就逛画廊，选修的艺术史也几近满分，大学毕业前就开了生平第一场个展。

当时曾去找了启蒙我的陈牧雨老师说我想当个画家，老师给了我许多的鼓励，也让我知道当个画家不是只把画画好那么简单，经济生活是一大问题。退伍后，股市正旺，考进证券顾问公司当分析师，股市万点下来后，再考进保险公司从事组训工作，哪里钱多哪里去，等“赚饱”了，就当我的画家去。转眼十年过去，其间虽然又开了第二场个展，但工作的繁重与升迁的竞逐，早已让人忘了当年的梦想。

这年我已三十七岁，领导百人以上、绩效全台湾第一的单位，也算是登上高峰了，但是只有自己知道，身体的过度消耗及婚姻上的挫折，使我非常不快乐。或许痛苦会唤醒人的心灵，苦难会使人重新检视人生，就在人前风光、人后落泪的困境中，像是灵光乍现，“回头找自己，走自己的路吧！”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，我知道断然放弃现有的一切，选择一条从零开始的新道路的时候到了。

辞职后，不断有公司来挖角，原单位的同事也一直希望我再回去。

“打下的江山，才刚要收成，怎么那么傻就拱手让人？”

“为何要放弃高薪和大好前景？”

“当画家，落差太大了吧！不怕饿死吗？”

关怀、劝说、质疑不绝于耳，就是没有人相信这个人真的决定去当画家。

一九九九年孑然一身来到关渡，躲在租来的房里画画，每天面对着观音山和淡水河发呆，后来在冉茂芹老师介绍下，索性跑到广州美术学院研修，再也没有人找得到我了。然后又独自一人背着近三十公斤的行囊，在藏区流浪半年，最终到了古格王国遗址。苦行般的行旅，却使我再一次宁静地谛听生命，发现了人生的另一番景致，重新点燃对生活的热情之火。

一个人跋涉了数千公里，我想，我要决然挥别过去，像风一样自由，即使一场死亡是那么的迫近，也要让自己肯定人生重新来过的价值。一直以来，画画好像只能是偷偷干的事，过去十多年时常在工作之余半夜起来画画，有一种做坏事的恐惧感、罪恶感与像是“无业游民”的压力感，也体会到艺术家常有的一种“渺茫的孤绝感”。虽然我总是说走就走，潇洒自在，到现在仍有朋友笑我是“自讨苦吃”，我说：“耶稣不是说‘受苦的人有福了’吗？”也有人说如果父母从小就让我画画的话，恐怕早就成大画家了，但我并不这么想，父母也是苦命人啊！佛家说逆缘是助缘，而过去十多年的工作历练，也让我更珍惜多元的视野与机会，无形强化了艺术创作上丰富的灵感。从事艺术创作对我而言，是一种既辛苦又极享受的过程。创作时，整个人融入画

中世界，忘记一切的烦恼，我想这才是我的香格里拉。

这趟踽踽独行的古格之旅，犹如一趟归乡之旅，像高更脱离了文明的桎梏，奔向南太平洋原始的大溪地，又像是凡高在南法阿尔勒的召唤。我想，走着走着就会找到快乐的“家”，尽管我对未来仍然懵然无知，但是只要我相信有，它就在那儿等着我。

印象派大师莫奈晚年有严重的白内障，而雷诺瓦罹患类风湿关节炎，以致手指扭曲抽筋，每画一笔就会引起一阵疼痛，但是两个人还是坚持画下去。

他们说：“痛苦会过去，但是美丽会留下来。”

他们还偷偷告诉我：“等你老了，就把笔绑在手上，执著地画下去吧！因为你会找到天堂的颜色，快乐战胜痛苦呀！”

前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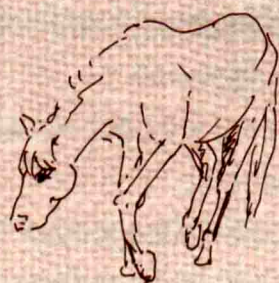
我永远忘不了

我永远忘不了发生于二〇〇〇年的那一幕，在广州美院图书馆无意中翻到一本关于西藏古格千年壁画的册子，当我看见首页一张古格王国故城废墟的照片时，不知为何一股无以名状的悲情涌上心头，内心百般翻腾，万分激动，不觉已泪潸潸，顿时被自己莫名的反应吓了一跳，连忙捂着脸离开。



第一章

朝圣之旅



二〇〇一年五月，在广州美术学院研修的课程还没结束，同是来自台湾的油画研究生室友黄舶轩跑来雕塑教室找我。

“六月进西藏朝圣，要不要一起去？”

他一脸兴奋，像是要与我分享中彩票头奖的消息一样。

“是跟随江贡活佛一起去的哦！”

“机会难得，台湾修密宗的曾师姐特别要我告诉你，千万别错过此行！”

“你知道吗，只有少数人可以跟去，和活佛到拉萨朝圣与自己去，所见所闻可是差很多呢！”

“你才刚皈依，就有如此殊胜的佛缘……”

他见我手摸泥塑，没有反应，就急忙地说服我。

其实我心里正盘算着等和活佛到拉萨朝圣完，我就可以继续西行去找神秘的古格王国；但是，课程还未结束，两位老教授把我当入室子弟般呵护，岂不生气……

用湿布包裹好塑像，我和缓地回答：“好！我跟你们去。”

没有太多犹豫，因为感到一股强烈的力量在向我召唤，巨大而无法抗拒的力量。

“那就说定喽！”黄舶轩小我十几岁，家境富裕，大学学业就在广州美院完成，后取得硕士学位，留在广州某大学任教。这家伙给人的印象就是一身富贵相，高大圆润，脖上一串金链，腕上环着一圈硕大的琥珀加水晶佛珠。身为老师竟然常和学生逛网吧大战网络游戏。不过，他教学也算认真，常带学生下乡写生，而且崇信藏传佛教，每逢寒暑假就进藏庙朝佛，或许这就是新一代的麻辣教师吧。

朝圣路

二〇〇一年六月一日，一早来到广州火车站，第一次见识到那种逃难人潮般的争先恐后。候车室犹如大牢笼，车站人员一手拿扩音喇叭喊着，一手拿棍棒挥打不守秩序的混乱人群。摩肩接踵地来到月台，好多人就从车窗爬进去，生怕坐不上火车。

“这样的人潮只是稀松平常，过节时才可怕。”

杨咏海说。他是黄舶轩的大学同学，刚考进广州日报社，这次就我们三人同行。

“我老家在湖南张家界，回去一次就挤一次，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。”

火车上分硬座、硬卧和软卧三种席位。因为常是车行许多天才能到达目的地，如果坐硬座，夜晚睡觉不能躺下实在很累，而软卧一间包厢四张床，费用又太高，我们就买了硬卧铺位，分上中下床，有空调，可以四处走动，沿途又能欣赏风景，是旅行交通工具的好选择。我们的目的地是成都，第三天能到。

搭乘火车感觉格外悠闲，不必有赶路的压力，还可以到餐车里慢慢享受一顿，窗外一派田园之歌萦绕，偶过小古镇，黑瓦白墙，梯田水塘，或见溪流湖船，画面气韵温润，好不自在。

离开了挤人的城市，整个人慵懒在旅途的流转中，每一靠站，便下车溜达片刻，看月台上小贩叫卖，十分惬意。



到了成都以后，由一位曾在广州见过面的刘斌师兄招待。他不分昼夜开了十八小时的车，送我们到达四川省色达县拉则寺，江贡活佛山上的静修处。

从山腰爬上山，大约花了一小时。

“这里已进入青藏高原，空气比平地稀薄，大伙儿慢一点，别爬太快，否

则会有高原反应的。”

刘斌师兄提醒着。难怪大家才走一段路就气喘如牛。

上山小道隐秘不明，沿途草木扶疏，野花盛放，十分幽静。山峦云雾环绕，恰如仙境。渐渐看到小道尽头有一小小门扉，推开，一片空净的庭院后面就是一间两层楼的藏式木屋，三世江贡活佛就在里面。

“等一下进去拜见活佛时，就跟着我做动作。”

刘斌师兄发给我们每人一条白色丝布“哈达”。

“哈达是藏民普遍的献礼，朝寺拜佛、拜谒尊长、节庆婚丧、送别接风、赠礼敬酒等场合，都可以献哈达。哈达通常是丝织品，有蓝、白、红、绿、黄五种颜色，蓝色表示蓝天，白色表示白云，红色表示空间护法神，象征火，绿色表示水，黄色表示大地。卫藏地区多用白色。”

到了活佛上师跟前，看着刘斌师兄跪下，双手捧哈达，高举过头，身向前倾，将哈达捧至上师座前足下献上，我们跟着顶礼献哈达，上师再把哈达绕在我们的脖子上，表示欢迎和祈福，并且轻轻地拍着我们的头。接着休息吃酸奶，像无糖的新鲜优酪乳，很好吃。

晚餐享用了益西师父做的包子和马茶。益西师父是江贡活佛的随从，汉族，江西人，面貌十分清秀俊雅，大学毕业后，因缘际会在五台山出了家，听说家人十分不舍。

“我很高兴你们来，因为可以和我说上普通话。”益西师父笑着说。

确实啊！这地方全是藏族同胞，说不上汉话。后来我们离开前他还感性